

东晋高僧竺道潜史料集萃

释正涵 编纂

竺道潜是东晋般若学“六家七宗”里“本无异宗”的创始人，居住在新昌沃洲山一带，长达四十余年，且圆寂并安葬于斯。其生平事迹在《佛光大辞典》里有比较细致的阐述：竺潜（286～374）东晋僧。又称竺道潜。琅邪（山东临沂）人，俗姓王。字法深。十八岁出家，师事清谈之士中州刘元真，祛除浮华，崇本务实，尽得经典中之玄义，故道誉日隆。年二十四，讲正法华经、放光般若经，听者常达五百人。永嘉初，避乱江南，东晋元帝、明帝、丞相王茂弘等皆极敬慕师之德风。元、明二帝崩后，师隐居剡山，问道者仍常入门请益，故开讲大乘方等经典及老庄之学达三十余年。后蒙哀帝召请，讲放光般若经，朝士如司空何充等多尊信之，亦极受简文帝之礼遇。然师性喜山林，遂归剡山，与支遁交游。世寿八十九（一说七十九）。孝武帝赐钱十万，并驰驿往剡中送葬，此乃沙门教葬之始。孙绰于道贤论一书中以师比为竹林七贤中之沛国刘伶。门下有竺法友、竺法义、康法识、竺法济等人。又师出身贵族，为丞相王敦之弟，故对贵族佛教之发展贡献颇大。〔名僧传抄·梁高僧传卷四·世说新语卷二·卷三·世说新语德行篇注·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（汤锡予）〕

竺道潜留下的著作已经散佚，他的事迹和著述也只零星出现在一些史料里。虽然如此，但不能否认，从收集到的史料里，不难发现竺道潜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特别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。也为新昌是佛教中国化的发祥地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
本文收集了关于竺道潜的一些历史资料，里面有些内容虽然有些雷同，但因为出现的年代和书籍不同，所以也一并收录其中。这样对收集内容的书也可以有个了解和研究。如：宋代《简寓》和明代的《释文记》收集内容虽然基本相同，但从中对这两本书可以有所解读。（文末附录对引用的书籍有所介绍）

《名僧传抄录》梁 宝唱

上座竺法深。中州刘公之弟子。体德贞峙道俗纶综。住在京邑维持法网。内外具瞻弘道之匠也。顷以道业靖济不耐尘俗。考室山泽修德就闲。今在剡县之仰山。率合同游论道说义。高栖皓然遐迩有咏。以晋宁康二年卒于山馆。春秋八十有九。烈宗孝武诏曰：深法师理悟虚远，风鉴清贞。弃宰相之荣，袭染衣之素。山居人外，笃勤匪懈，方赖宣道以济苍生。奄然迁化，用痛于怀。可赐钱十万，星驰驿送。孙绰以深比刘伯伦。论云：深公道素渊重，有远大之量。刘伶肆意放荡，以宇宙为小。虽高栖之业，刘所不及，而旷大之体同焉。时仰山复有竺法友，志业强正，博通众典，尝从深受阿毗昙，一宿便诵。深曰：“经目则讽，见称昔人，若能仁更兴大晋者，必取汝为五百之一也。”年二十四便能讲说。后立剡县城南台寺焉。竺法蕴悟解人玄，尤善放光般若。康法识，亦有义学之功，以草隶知名。尝遇康昕，听自谓笔道过识，识共听各作右军草，傍人窃以为货，莫之能别。又写众经，甚见重之。竺法济幼有才藻，作高逸沙门传。凡此诸人，皆潜之神足，孙绰并为之赞，不复具抄。

《世说新语》南朝宋 刘义庆

1.德行第一
竺法深在简文坐，刘尹问：“道人何以游朱门？”答曰：“君自见朱门，贫道如游蓬户。”或云卞令。

2.有北来道人好才理，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，讲小品。于时竺法深、孙兴公悉共听。此道人语，屡设疑难，林公辩答清析，辞气俱爽。此道人每辄摧屈。孙问深公：“上人当是逆风家，向来何以都不言？”深公笑而不答。林公曰：“白旛檀非不覆，焉能逆风？”深公得此义，夷然不屑。

《中观论疏，因缘》隋 吉藏

琛（深）法师云：“本无者，未有色法，先有于无。故从无出有，即无在有先，有在后，故称本无”。

《中论疏记》唐 安澄（日本）

复有竺法琛即云：诸法本无，皜然无形，为第一义谛，所生万物，名为世谛。故佛梵志：四大从空而生。

《北山录》唐 神清撰·慧宝注

1.卷第四
上座竺法深。中州刘公之弟

言兴化，誉洽西朝，风姿容貌，堂堂如也。至年二十四，讲法华、小品，既蕴深解，复能善说。故观风味道者，常数千五百。晋永嘉初，避乱过江。中宗元皇及肃祖明帝、丞相王茂弘、大尉庾元规，并钦其风德，友而敬焉。建武太年中，潜恒著履至殿内，时人咸谓方外之士，以德重故也。中宗肃祖升遐，王庾又薨，乃隐迹剡山，以避当世，追踪问道者，已复结旅山门。潜优游讲席三十余载，或畅方等，或释老庄。投身北面者，莫不内外兼洽。至哀帝好重佛法，频遣两使殷勤征请，潜以诏旨之重，暂游宫阙，即于御筵开大品，上及朝士并称善焉。于时简文作相，朝野以为至德，以潜是道俗标领，又先朝友敬，尊重抱服，顶戴兼常，迄乎龙飞，虔礼弥笃。潜尝于简文处，遇沛国刘恢，恢嘲之曰：“道士何以游朱门？”潜曰：“君自睹其朱门，贫道见为蓬户。”司空何次道，懿德纯素，笃信经典，每加祇崇，遵以师资之敬，数相招请，屡兴法祀。潜虽复从运东西，而素怀不乐，乃启还剡之仰山，遂其先志，于是逍遥林阜，以毕余年。支遁使求买仰山之侧沃洲小岭，欲为幽栖之处，潜答云：“欲来辄给，岂闻巢、由买山而隐。”遁后与高丽道人书云：“上座竺法深，中州刘公之弟子。体德贞峙，道俗纶综。住在京邑，维持法网，内外具瞻，弘道之匠也。顷以道业靖济，不耐尘俗，考室山泽，修德就闲。今在剡县之仰山，率合同游，论道说义，高栖皓然，遐迩有咏。”以晋宁康二年卒于山馆，春秋八十有九。烈宗孝武诏曰：“深法师理悟虚远，风鉴清贞，弃宰相之荣，袭染衣之素。山居人外，笃勤匪懈，方赖宣道，以济苍生，奄然迁化，用痛于怀，可赐钱十万，星驰驿送。”孙绰以深比刘伯伦，论云：“深公道素渊重，有远大之量；刘伶肆意放荡，以宇宙为小。虽高栖之业，刘所不及，而旷大之体同焉。”

时仰山复有竺法友，志业强正，博通众典，尝从深受阿毗昙，一宿便诵。深曰：“经目则讽，见称昔人，若能仁更兴大晋者，必取汝为五百之一也。”年二十四便能讲说。后立剡县城南台寺焉。竺法蕴悟解人玄，尤善放光般若。康法识，亦有义学之功，以草隶知名。尝遇康昕，听自谓笔道过识，识共听各作右军草，傍人窃以为货，莫之能别。又写众经，甚见重之。竺法济幼有才藻，作高逸沙门传。凡此诸人，皆潜之神足，孙绰并为之赞，不复具抄。



子。体性贞峙。道俗纶综。住在京邑。维持法网。内外具瞻。弘道之匠也。顷以道业靖济不耐尘俗。考室山泽。修德就闲。今在剡县之昂山。率合同游。论道说义。高栖皓然。遐迩有咏。咏孙绰以潜比刘伯伦。谓旷大之体同焉。

《佛祖统计》宋 志磐

1.太兴元年（318三月一十二月），诏沙门竺潜入内殿讲经，以方外重德，令著履登殿。

2.（兴宁）二年（364），诏法师竺潜讲般若于禁后辞还剡山。…

3.宁康二年（374），竺潜法师亡，诏曰：潜法师捐宰相之荣，袭缁衣之行，方赖宣道，以济苍生，奄从迁谢，用痛于怀，可赐钱五十万，助建塔塔。

《海东高僧传》宋（高丽）觉训

晋支遁法师贻书云。上座竺法深。中州刘公之弟子。体性贞峙。道俗纶综。住在京邑。维持法网。内外具瞻。弘道之匠也。遁公中朝重望。其所与寄声交好。必宏材巨擘。而况外国之士。非其胜人。宁有若斯之报耶。且佛教既从晋行乎海东。则宋齐之间。应有豪杰之辈与时则奋。而无载籍。悲夫。然彼宋人朱灵期（或作虚）使自高丽。还失济于洲上得杯渡之钵。又齐时高丽未达佛生之事。问高僧法上。上以周昭之瑞为答。则高人烈士。西笑于中国。〔言*谷〕取纲要者固不少矣。时无良史罗缕厥绪为恨耳。

《肇论新疏游刃》宋 文才

1.卷一
自尼楼有子名乌头罗。罗子名瞿头罗。子尸休罗子。即智论师子颊王也。王四子。一曰净饭。净饭子即佛也。得姓至佛凡六世矣。安公等者。即东晋武帝世人。事业如梁传。安公已前出家者皆从师姓。如竺道潜弟子竺法义等是也。安以大师之本莫尊于佛。乃以释命氏。当时或从或不从。

《四库全书》

《刻录》宋 高似孙

竺潜字法深，隐剡山，学义渊博，名声早著，宏道法师也。〔出《庾法物人物论》〕晋哀帝两使礼致之，既至，简文尤师敬。刘尹曰：“道人亦游朱门乎？”潜曰：“君自见朱门，贫道以为蓬户耳。”还山。支遁求买沃洲小岭，潜公曰：“欲来当给，不闻巢由买山隐也。”遁得深公之言，惭恧而已。〔《世说》作“因人就深公买山”。〕《旧唐》

曰：“东山在新昌县东四十里。”《石林避暑录》曰：“《高僧传》载孙绰《道贤论》，以当时七僧比七贤：竺法护比山巨源，帛法祖比嵇叔夜，竺法乘比王浚冲，竺法深比刘伯伦，支道林比向子期，竺法兰比阮嗣宗，于道邃比阮仲容，各以名迹相类者为配。惜不见全文。《世说》晋人本超逸，更能以佛理佐之，宜其高胜不凡，但恨是时未有经文，传者亦未广，犹以老庄为宗。竺法深贤于王氏诸人远矣！即支遁求买沃洲，报曰“未闻巢由买山而隐者”，遁犹输此一著，想见其人物也。”皇甫冉诗：“高人本遁寓离书于潜，求买沃洲小岭，潜曰：“欲来便给，未闻巢由买山而隐。”

《寓简》宋 沈作喆

1.卷七
竺法深在晋简文坐，刘真长曰：“道人何以游朱门？”深曰：“君自见其朱门，贫道如游蓬户。”予谓深安生分别，未免于自缚也。

《避暑录话》宋 叶梦得

1.卷上
《高僧传》略载孙绰《道贤论》，以当时七僧比七贤，竺法护比山巨源，帛法祖比嵇叔夜，竺法乘比王嗣校竺法深比刘伯伦，支道林比向子期，竺法兰比阮嗣宗，于道邃比仲容，各以名迹相类者为配，惜不见全文。七人支道林最著，其余亦班班见《世说》。晋人本超逸，更能以佛理佐之，宜其高胜不凡。但恨当时未有禅，经文传者亦未广，犹以老庄为宗。竺法深、王敦之弟，贤于王氏诸人远矣，即支遁求买沃州报之。未闻巢由买山而隐者，盖遁犹输此一著，想见其人物也。

《陈氏香谱》宋 陈敬

竺法深、孙兴公、其北来道人与支道林，于瓦棺寺讲小品。北来屡设疑问，林辨答俱爽，北道每屈。孙问深公：“上人当是逆风家，何以都不言？”深笑而不答，曰：“白旛檀香，譬如有人持此香树，逆风而行，香气逆风而闻。今返之曰：‘白旛檀香不香？’譬如有人持此香树逆风而行，香气逆风而闻，今反谓之不香，不必难也。”

《新修科分六学僧传》元 显噩

1.戒学
晋竺道潜。字法深。出琅琊王氏。年十八。师事中州刘元真。元真有美名。潜服膺。后落发。善仪止。二十四讲法花大品。道俗日万指。永嘉乱。渡

江。中宗元皇肃祖明帝敬之。丞相王茂弘。大尉庾元规。并造门结交。尝著履至殿中。时人叹其道德高风。初不省有朝市也。久之去隐剡山。哀帝即位。两遣使致之。不得已。至建邺。时简文在藩邸。尤师礼焉。沛国刘恢见于简文。座中嘲曰。道人亦游朱门乎。潜曰。贫道以为蓬户也。司空何次道遵。以师资之敬。屡兴法会。数相招请。复还山。支遁求买沃洲小岭。潜答曰。欲来当给。不闻巢由买山而隐也。遁欣然。爱其风鉴。遁与高丽道人书。大称赞之。康宁二年歿。妻八十九。诏赠钱十万葬之。

《弇州四部稿》明 王世贞

十二
竺道潜姓王。

《四库全书》

《天中记》明 陈耀文

竺法友志业强正，博（通“博”）通众典。尝从竺道潜受阿毗昙，一宿便诵。潜曰：“经目则讽，见称昔人。兹能仁更兴大晋者，必取汝为五百之一也”。弘道之匠竺道潜，字法深。简文以为道俗标领。支遁与高骊道人书云：“上坐竺法深，中州刘公之弟子，体德贞峙，道俗纶（通“伦”）综。住在京邑，维持法网，内外俱瞻，弘道之匠也。”尝于简文坐，刘恢问：“道人何以游朱门？”答曰：“君自见其朱门，贫道如游蓬户。”

《释文记》明 梅鼎祚

1.卷四：
竺道潜比刘伯伦；潜公道素渊重，有远大之量；刘伶肆意放荡，以宇宙为小。虽高栖之业，刘所不及；而旷大之体，同焉。

2.刘元真赞（元真，中州人，早有才解之誉。竺道潜师之。）：索索虚衿，翳翳闻冲。谁其体之？在我刘公。谈能雕饰，照足开蒙。怀抱之内，豁尔每融。

卷七：

3.竺道潜，字法深，琅琊人，丞相王敦弟。出家师中州刘元贞，为道俗标领。宁康初，终山。

4.答支遁书。潜还剡山，遁致书潜，求买山之侧沃洲小岭。潜答：
欲来便给（高僧传一作“岂”）未闻巢、由买山而隐。《世说》：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，深公答曰：“未闻巢、由买山而隐。”《高逸沙门传》曰：遁得深公之言，惭恧而已。

《四友斋丛说》明 何良俊

1.卷二十一 释道一
佛氏之教，自东汉末流入震旦，遂芽孽于此矣。其初犹未蔓延，然其道实清虚玄远。士君子性资高旷，易为所染，不觉浸浸入于其中。至典午氏，一时诸胜流辈喜谈名理，而佛氏之教奕奕玄胜，故竟相宗尚。如王丞相父子、谢太傅叔侄、刘尹、王长史、郗嘉宾、许玄度诸人，与支道林竺法深法法于开法高座法法诸道人，往复论难，研核宗本。其理愈为精深，而佛教始大行于中国矣。

《名公法喜志》明 夏树芳

时竺法深道徽高扇。誉播山东。恢常为其弟子。一日法深在简文坐。恢问道人何以游朱门。深曰。君自见其朱门。贫道如游蓬户。

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》清 严可均

1.卷十一
诏聘竺道潜（宁康二年）潜法师理悟虚远，风鉴清贞。弃宰相之荣，袭染衣之素。山居人外，笃勤匪懈。方赖宣道，以济苍生。奄然迁化，用痛于怀。可赐钱十万，星驰驿送。（《高僧传》四）

2.卷六十一
刘元真（元真中州人，竺道潜

师之）索索虚衿，翳翳闻冲。谁其体之？在我刘公。谈能雕饰，照足开蒙。怀抱之内，豁尔每融。（《高僧传》四）

3.卷六十二

潜公道素渊重，有远大之量；刘伶肆意放荡，以宇宙为小。虽高栖之业，刘所不及，而旷大之体同焉。（《高僧传》四竺道潜，字法深，王敦弟）

4.卷八十七

道潜字法深，琅琊人，大将军王敦弟。出家，师事刘元贞，宁康中终山。

5.与高骊道人论竺法深书。

上坐竺法深，中州刘公之弟子，体德贞峙，道俗纶综。住在京邑，维持法网，内外俱瞻，弘道之匠也。顷以道业靖济，不耐尘俗，考室山泽，修德就闲。今在剡县之崩山，率合同游，论道说义，高栖皓然，遐迩有咏。以晋宁康二年卒于山馆，春秋八十有九。（《高僧传》四）

《随缘下士》清 林兰香

竺法深对刘尹云：“君自见为朱门，贫道如游蓬户。”公明达、季狸之交耿朗是也。

《订讹杂录》清 胡鸣玉

1.卷六
唐人诗称僧多曰“道人”，人或不知其故。叶石林《避暑录》云：“晋宋间，佛学初行，其徒犹未有僧称〔去声〕，通曰‘道人’。”〔玉案〕《世说》：“竺法深在简文座，刘尹问：‘道人何以游朱门？’答曰：‘君自见其朱门，贫道如游蓬户。’”〔又〕《或言》：“道人畜马不驹。”支曰：“贫道重其神骏。”人称曰“道人”，自称曰“贫道”。今世惟羽流如此，不以施之比丘。

《越缦堂读书记》清 李慈铭

1.《晋书》无许询支遁等传，名佳佳事，刊落甚多。盖以鸠摩罗什佛图澄皆有道术，故人之《艺术传》；通既缁流，而以风尚著称，无类可归，遂从阙略。然不列询于《隐逸》，又何说乎？若收许询，便可附入道林，因及释道安竺法深慧远诸人，标举盛会，亦自可观，作史者所不当遣也。许询《刻录》中有传，集《晋书》《世说》及《晋阳秋》《中兴书》而成者。

2.《宋书》《夷蛮传》中因西南夷诸国皆事佛，遂及晋以后佛教之盛衰，朝制之崇抑，并传宋世名僧道生慧琳慧严慧思摩何衍等，此史家因事附见，其法最善。六朝以来，释教盛行，多有关于时事，没之不见，既为非实，而《魏书》特立《释老志》，亦为非体，惟类叙之法最宜。后人不用此法，于是唐修《晋书》，以鸠摩罗什单道开佛圆澄入《艺术传》；《旧唐书》以一行玄奘等人《方技传》，已为不妥，而东晋之道安支遁竺法深等，遂致无类可归，《新唐书》并不载玄奘，而梁之实志亦并无传。倪如《宋书》之法，即禅教之始，南北之宗，亦可因文叙述，史家所不宜略也。（旧唐书于神秀传，附叙达摩至惠能神秀南北宗之分未为不善。惟以神秀等人方技传。终未安。赵云松谓方者方外也。是忘汉志以方技指经方矣。）

《寄园寄所寄》清 赵吉士

王安石<并刀>为新法，而其弟安国非之；韩绛附会安石，而其弟维争之。曾布阴祸善类，而其弟肇移书劝之；邪正相反，诚判若参商。至若王处仲亲为叛逆，而其弟竺法深独脱然游方之外，此尤品之最卓者。（《说储》）

《唐闲斋笔记》清 陈其元

卷十二
无端忽慕竺法深，有时化为支道林。碧纱笏底钟悄悄，青莲钵底花沈沈。（待续）